

爱怜纪

川上弘美

无法回应爱情就变成虽冬眠的音彦，
与人相恋四肢就会扭曲的绿子，变成幽魂
还在不断缠绵的阿春与阿明
.....



YZLI0890146499

南海出版公司

爱怜纪

いとしい

〔日〕川上弘美 著
杨建琴 译



YZLI0890146499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怜纪/[日]川上弘美著;杨建琴译.-2版.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9

ISBN 978-7-5442-5113-6

I. ①爱… II. ①川…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88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8-033

ITOSHII by KAWAKAMI Hiromi

Copyright ©1997 KAWAKAMI Hirom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GENTOSHA,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KAMI Hiro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怜纪

[日]川上弘美 著

杨建琴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黄渭然

装帧设计 蔡阳阳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0千

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2版

印次 2011年9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113-6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爱怜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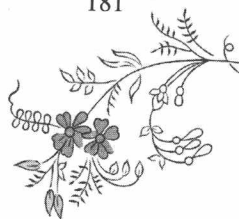
1

消 失

157

惜夜纪

181



| 爱怜纪 |

有一次，姐姐的长发缠在了我的脚脖子上。

七岁的时候，姐姐那一头飘逸柔顺的长发就已垂到腰际，打那之后就未曾剪过。开始时是顺着母亲的意思，后来姐姐自己也爱上了她那一头长发，所以她的发梢总是在腰和臀部之间徘徊。

姐姐的长发缠上我脚脖子的事，发生在一个夏日。

那天我和姐姐铺上花凉席正在午睡。红色的玻璃风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数了十二下叮当声之后，就沉沉地睡去了。数数是我的一个习惯，走路的时候数电线杆，叠衣物的时候数折叠了几下，看电影的时候数电影画面上共出现了几只狗。实在没有什么可数的了，闲极无聊的我就掰手指做二进制计算。

把右手大拇指合一下表示1，松开大拇指、合上食指表示2，同时合上食指和大拇指表示3，松开食指、合上中指表示4，同时合上中指和大拇指表示5，松开大拇指、同时合上中指和食指表示6。像这样用开合手指的方法作二进制计算，两只手可以一直数到1023。偶尔也会用右脚大拇趾继续数下去，但是其他脚趾不容易伸屈，所以即使把脚用上也就只能数到2047。每次还没等我数到

2047 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其他可以数的对象。

午睡的时候，姐姐本来是和我睡在一头的，也不知怎的，她睡着睡着就骨碌转了一圈，整个身体都倒转过来了。

“友里惠。”我叫着姐姐的名字，却只听见她夹杂着鼾声的鼻息。这时候姐姐头上千丝万缕的纤细发丝已经重重叠叠地缠在了我的脚脖子上，不知是缠了十层还是二十层，发丝垂到了榻榻米上面。我一动左脚，姐姐的头也开始微微摇动，像个轻飘飘的空心球一样一摇一摇。

我又叫了一声“友里惠”，结果姐姐的鼾声反而更响了，看来她肯定在装睡。

正好姐姐的脚伸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就开始挠她的脚底心，姐姐“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了，边笑边半睁着惺忪的双眼问我：“干吗？”

“怎么会呢？居然能把我的脚给缠上？”我使劲儿地想把头发解开，但缠得实在太紧了，像一团绞在一起的线球，越弄越乱。

“那是因为妹妹睡得太死了。”姐姐撅着嘴，有点得意地回答。她的头上已经浮起一层汗珠，有几滴掉在了凉席上。

“给我把头发解开。”

于是姐姐就一边流着汗，一边撑着双手，想把头发解开。但是她那双笨拙的手只会令头发更乱。“咦？怎么回事？”姐姐一边嘟囔着，一边撑着两臂趴在我的左腿上。汗珠滴到了我的腿肚子上，让人很不舒服。

“对不住，我实在解不开了。”

姐姐说这话时，头发已完全纠缠在一起，乱得不像样子了。

“怎么办？”我无奈地说。

姐姐呵呵笑了笑，说：“那就一辈子保持这样吧！”说完，就

往后一仰，倒在了凉席上，胳膊肘上还留着凉席花纹的印记。

“胡扯！”我说着，又开始挠姐姐的脚掌心。她咯咯地笑个不停，汗也不住地往下流。她也不甘示弱，开始挠我的脚掌心，我们俩追打缠绕在一起，就像“巴”字图形一样。两人相互胳肢，嬉闹起来，在凉席上笑作了一团。

嬉闹之中，汗水更是刷刷地往下流。最后还是母亲细心地把缠在我脚上的头发解开了。

遮雨走廊外，樱花树枝摇曳的影子倒映在我们俩的身上，知了在枝头不停地嘶叫着。这件事发生在我快满十岁时的一个夏天。

姐姐出生后十一个月，我也来到了人世。可是我出生后刚好一年，我的第一个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把他称作“第一个父亲”，这种叫法可能是太怪了，应该称作“真正的父亲”或“生父”更为贴切一些。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他的音容笑貌，所以把他叫作“真正的父亲”，也觉得有些怪异和不自然。

第一个父亲留下的黑白照片里面，他总是戴着帽子。

有时候戴着软帽，有时候戴着麦秸编的草帽，偶尔也戴着鸭舌帽。但是我觉得第一位父亲似乎不太适合戴鸭舌帽。也许是因为老戴着帽子的缘故，他的眼睛周围总是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也许那只是帽子的阴影，但我还是觉得相片里的父亲是阴郁的。

姐姐和我偷偷地把第一位父亲叫“帽子先生”。想象着“帽子先生”会在家人生日的时候，买来一块草莓蛋糕和五枝粉色的康乃馨；在自己生日的时候，会弄来整条的加吉鱼；到家了，他一定会到玄关处迎接，道声：“回来啦！”

姐姐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爸爸总是戴着帽子？”

母亲沉吟了一会儿，“你爸说戴着帽子心里踏实。”

“在家里也戴着帽子吗？”

“怎么会呢？”

母亲虽然这么说，但我和姐姐却私下认为“帽子先生”生前即使在家里，也一定会戴一顶贝雷帽。为了印证我们的想法，我俩还在堆在天花板上方，长时间没人动过的破烂中仔细搜寻了一个小时，想找到我们猜想的贝雷帽。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非但没有找到贝雷帽，就连“帽子先生”在照片中戴过的软帽、草帽和鸭舌帽也不见了踪影。

“是不是都扔了？”我正嘟囔着，姐姐扬扬得意地说：“我猜肯定是把帽子都放进棺材里了。”

“棺材？”

“因为一般的习俗是，要把死者生前心爱之物一起放进棺材嘛！”姐姐煞有介事地一说，我也郑重地点了点头。

“烧没烧掉，问妈不就行了吗？”

“绝对不行。”

姐姐严厉地阻止了我。

“不许说让妈伤心的事。”

我和姐姐一起重重地点头作了保证。

“真理惠，你要是死了，会把什么放在棺材里？”

平时姐姐总喜欢把一些陈旧的东西拿出来摆放在地板上，母亲穿旧的和服啦、男士手表啦、厚重的玻璃盘子啦……

姐姐想了一会儿，斩钉截铁地说：“猴子。”

姐姐当时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但我已经不太记得自己回答的是怎么了，好像说的是洋娃娃身上的装饰串珠。

最后我们也没能确定“帽子先生”的帽子放在哪儿了，也许真把它们放到棺材里一起烧了。

第二位父亲一直养猴子。从和母亲再婚之前一直养到现在的这只猴子名叫“小玉”，听继父说，猴子小玉实际已经是第四代宠物“阿玉”了，继父的第一位妻子特别喜欢动物，新婚之后养的猫是第一代阿玉，第二代阿玉是一只八哥，第三代阿玉是一只小狗。当第三代阿玉寿终正寝的同时，继父的第一位妻子也染上重病，继而香消玉殒。为了消除寂寞，他开始饲养第四代阿玉。

第四代阿玉来了不久，继父就邂逅了我的母亲。一年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再婚之前，母亲、姐姐和我曾经一起去过继父家中，当时猴子阿玉就坐在继父的肩上，在玄关处一起迎接我们。

每次见到猴子小玉，姐姐总会惊呼：“啊！猴子！”接下来就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小玉身上，片刻不离它左右，无论是谁和她说话，她都心不在焉。和继父及猴子见过几次面之后，母亲就和继父再婚了。我们就带着能装满一辆卡车的行李住进了继父的家中。

继父的家建于战前，十分古老，建筑里面有避雨回廊、晦暗的巨梁和天花板吊顶。吊顶阁楼恰好成了我和姐姐玩耍的好地方，我们常常好几个小时都泡在那里玩模仿的游戏，比如模仿公主或模仿小偷等，当然我和姐姐最热衷玩的还是一种类似“墙头马上”的游戏。

城堡里住着一只上了年纪而地位崇高的猴子，名叫大玉，大玉有一个儿子叫小玉。

大玉不但聪明，而且气宇轩昂，小玉比起来就差远了，是一只平庸的猴子，甚至有些蠢。小玉喜欢玩球，在没有太阳的日子，他就踢球消磨时光，不踢球的时候，就在纸上写着什么，自己在

那里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怒。连家丁们都看他看不顺眼，很少和他接近。

当然和我们常常读的故事一样，实际上，小玉绝不是一只愚蠢的猴子，佯装成这样，当然是用来掩人耳目的。原来邻村里住着城堡居民的死对头——猴子“泼奇”家族，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如果让他们知道小玉是一只世上少有的聪明猴子，他们就会立马派杀手来暗杀小玉。所以小玉只好终日踢球或在纸上涂鸦。

转眼之间，小玉就长大了，成为一只年轻俊美的猴子，虽然如此，由于小玉之前表演的言行举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蠢猴”的绰号已经在周围一带都传开了，甚至连小玉都开始认为，自己也许真是一只蠢猴。思考判断有时常会受到日常行为的支配，不仅人类如此，猴子也是一样。小玉渐渐也感到了一种不安，于是就向身边唯一一只值得信任的猴子倾诉了心中的烦恼。

“那么，我年轻的小主公，您就趁着夜色，乔装打扮到外面的世界一试身手如何？”

听了身边人的进言，小玉白天踢完球之后，就沐浴更衣。穿上了华服的小玉俨然换了一副样子，他来到了夜晚举行的盛大集会。至于在集会上，小玉是如何大展身手的，我和姐姐都想象不出来，但是结局必然是小玉大获成功，故事情节继续向前发展。

因为获得成功而重新恢复自信的小玉，很快就坠入了情网，钟爱的对象是住在村边小屋的一位姑娘。姑娘家兄弟姐妹众多，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虽然没有分外出众的容貌，也不是特别擅长咏诗作赋，但是性格温婉宽厚。猴子小玉就被这样一位平凡的姑娘给完全迷住了，甚至忘了继续施展身手，天天往姑娘家跑，当然只是越过墙头偷看姑娘的身姿。

姑娘一家由于十分贫寒，每天总是早早就睡下了。漫漫长夜，

小玉总是叹息着在墙外独自伫立。

“接下来小玉会怎么做呢？”

“就是那样，接下来……”听到姐姐沉吟似的回答，就意味着“墙头马上”片段的正式开始。

“今天晚上一定要向她吐露爱意！”姐姐低声说着。

在这个游戏当中，通常都是由姐姐演小玉，我演姑娘。天花板上放着一个破旧的屏风，姐姐透过屏风眺望我演的那位姑娘，然后大声叹息。

“姑娘！”姐姐向我招呼。

假装睡着了躺在那里的我，听到声音奇怪地“咦”了一声，就起身出来看。

“小生从心里爱慕姑娘您！”

姐姐操着那个时代使用的、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言辞，跪着向我这边移动。

“啊！”

我说话的声音还是懒洋洋的。虽然姐姐多次严令我要用更加急促的语气说话，但我总是不能像姐姐一样那么投入地去演。

“姑娘可否和小生共结连理？”

我急忙摇了摇头，这个时候姐姐总是要我不要过于着急，要恰如其分地停一下，像想一想，再摇头，我却总是做不到。

“晚生万分期盼和姑娘结为连理！”

“这万万使不得！”

姐姐无数次地用奇怪的武士口吻试图说服我，而我也无数次地拒绝。随着时间的流逝，姐姐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有激情。

“如果不能和姑娘成婚，那小生的眼泪将会滂沱泗流，汇集到一起的泪水将会化作水池、河流，流到海里，导致海水暴涨，海

平面陡增好几尺，最后洪水会把你们的村庄以及附近一带的村子都统统淹没！”

姐姐演的小玉最后说出这样的话来吓唬姑娘，姑娘对此只能一个劲地说：“真让我为难，真让我为难！”但是说到激昂之处，就完全成了姐姐一个人表演的专场，演姑娘的我无论怎么笨拙、怎么索然无味，都不会影响到姐姐的个人发挥。

“真让我为难！”每当演姑娘的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姐姐的脸就会变得更加铁青。

“你说什么？”姐姐嘟囔着，一会儿挠头发，一会儿“啪啪”地打自己的脸，一会儿像熊一样慢慢地踱步，一会儿又跳起来。

“您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小生的爱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意味着进入游戏的第二阶段了。

“不管你说什么……”听到我这样的回答，姐姐开始伏在胳膊上号啕大哭。

“小生的胸口像撕裂了一般！”姐姐悲痛地大叫（姐姐非常喜欢使用“悲痛”这个词），她一边叫着，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悲痛！”说这句话的时候，姐姐真的流下了眼泪。

姐姐一连流了好几分钟的眼泪，然后用悲痛的声调说：“饮食难咽、衣带渐宽、形销骨立！”说话的时候，她似乎就要奄奄一息了。

坠入绝望之渊的小玉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姐姐说绝望之渊这句台词，似乎分外拿手。

“绝望之渊是什么东西？”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问过姐姐。当时她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若无其事地说：

“绝望就好比一个好大好大的湖，湖岸十分陡峭，而且笼罩在

浓雾之中，所以迷路了来到湖边的游人，莫不掉进湖里去，掉下湖里的那一刻简直恐怖极了，恐怖极了！”即使后来我知道了绝望之渊的意思，依然固执地认为绝望就像一个又大又清澈的湖，绝望的深渊实在太可怕了。

小玉最后就坠入了绝望之渊，姐姐没有理解这个词语的时候，就把它演绎为掉进了水里，等后来知道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把它演绎成食不下咽，最后饥饿而死。

姑娘知道小玉的死讯后，深深地扼腕叹息。虽说是“深深地”，但是我并没有像姐姐那样真的流泪，只不过是装个样子罢了。为了给不善模仿的我助一臂之力，姐姐这时候就立马变成了姑娘的家人，和我一起号啕大哭。听到姐姐真的哭得泣不成声，我也不免悲从中来，最后两人一起哭了好久。小小的房梁和多年积攒起来的灰尘在天花板上投下了各种奇怪的影子，房顶上只听见我和姐姐持续的抽泣声。我们俩牵着手一起哭，在彻底哭累之前，我们俩真是哭得昏天黑地，甚至差点哭昏过去。

偶尔也会让真正的猴子小玉客串一把，我们把猴子带到天花板顶棚上，让它扮演姑娘的妹妹或身边其他的人。猴子从锁链中被放出来，十分高兴，一会儿跨在姐姐的身上，一会儿跳到我的背上，一会儿又在地板上打滚。我们一边被猴子跨着、骑着，一边继续哭泣，甚至因为见到真正的猴子，心情变得更加悲痛，就哭得更响了。

姐姐上中学的时候，第四代阿玉也去世了，从此我和姐姐再也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以后再也不演了吗？”我问姐姐。

“再也不演了！”姐姐回答说。

“我害怕绝望之渊。”

“为什么？”

“是因为我明白了，死就意味着再也不能活了！”

猴子小玉被埋在了院子里，姐姐也不再提要在棺材里放些什么物品。我和姐姐亲眼看到真正的棺材是在数年之后，因为继父出车祸去世了。

继父很穷，除了破旧的老屋和荒芜的院子，没有其他任何财产。他的职业是春宫画画师，因为业务少，所以无论是插画还是其他，他几乎什么活都接。继父画的春宫画总是赫然放在茶室橱柜交错的隔板上，我和姐姐不玩游戏的时候，总能看到这些画。

继父的春宫画很像传统的浮世绘，无论是哪张画，画的都是男女用奇怪的姿势弯弯曲曲缠在一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恶心，看不下去，后来渐渐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习惯了之后，甚至觉得图中男女的可爱之处有着微妙的差异。

“这是短脚鸭跨越，那边是后箭楼。”

每当我姐姐看画，正在说这说那的时候，继父就从我们的背后走过来向我们解释。居然有人会男女交合的方式起名称，继父实在是个疯狂的人。但是继父却一边说着，一边小心地翻页，继续介绍着男女交合方式的名称。

“像这样的名字，其他人也都知道吗？”

姐姐问道，继父一边摇头一边说：

“知道的人也不少。”

“不少？”

“知道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为什么？”

“因为知道了，就会固守老套子了。”

虽然我和姐姐都没怎么明白，却不断地随声附和。

“您的意思是说，不可以墨守成规吗？”

“其实理想的境界是既不脱离成规，又不被它所束缚。”

继父勉勉强强地回答之后，就默默地打开拉门，到对面房间去了。

有的时候我和姐姐会拿几张继父画的春宫画到天花板吊顶上去，在吊顶上面铺上褥垫，淘气地模仿春宫图上的动作。比如说“入舟”、“点芙蓉”等，我们照着继父向我们介绍的样子试了一试，基本姿势完成后，我和姐姐就保持静止不动，然后仔细研究和修正每一个部位的姿势，比如说，脚的角度不合适啦，脖子没有完全转过去啦……姐姐的身体很温暖，把头发分为三股编成的辫子垂到地板上，和地板摩擦，发出了声响。保持画面姿势的时候，我和姐姐都沉默着，只略微听见姐姐长发摩擦地板的声音和我俩的呼吸声。

“做这种事情，到底有什么乐趣呢？”试过之后，我和姐姐曾交换过看法。

“但是男人这么做，可能比较开心吧！”

“你真的这么想吗？”

“其实我也不这么认为。”

继父画的春宫画，男性性器官总是特别庞大（大概所有的春宫画大都如此），因为我们既没有亲眼见过男性的性器官，也不知道实际上春宫画上的性器官都是用了夸张的手法，所以一点儿都不相信那么大的器官能够完成性交过程。比如说电视剧上出现的一家人围着餐桌的情景，看起来似乎和真正的家庭一样，实际上却根本不是一回事。春宫画也是如此，春宫画上面画的男女之间的事情和男女之间实际发生的关系差距极大，只不过是想象的产